

## 祝老池健康长寿

嵇汝运

上世纪50年代是解放初期，科学院沪区（当时分院尚未建立）领导很重视高研政治学习，因为绝大多数高研从旧社会过来，很多人更曾留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，亟待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转变为社会主义世界观，因而各所专设了高研人员政治学习小组，每周学习半天，还先后参加了思想改造等好几次政治运动。药物所组的组成人员只有5、6人，领导力量也不强。正在这时候，池志强同志从苏联学成回所。老池在浙大读书时已参加中国共产党，解放前已有实际斗争经验，解放后又在苏联经历社会主义社会，认识上比我们高出一截，回来参加并领导高研组学习，正是时候，深受我们欢迎，我们学习也更加生动热烈。

药物所早年的军工研究任务是高度保密的，池志强同志回国后便担任该组领导，以后建立第五研究室后，老池任室主任。可是，他们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高效镇痛药，却是国际间寻找新药的热点。文革结束后，池志强同志觉得保密徒然隔离了自己，因而毅然将多年的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论文在药学学报上发表了，因为如果不发表，国外同道如果取得类似成果，也许反而先发表了。在所内解密后也开始与我们交流，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总结与计划的讨论。在这基础上，我还参加过他们协作单位防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答辩等活动。这样，在学术业务方面我们也是到一起了。

到1979年，我与老池等5位同志以中国科学院分子药理学考察团的名义，访问了西德（那时德国还未统一）和瑞士的一些有关科研机构，是文革后科学院较早派遣的出访团，因而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与欢迎。西欧国家研究所的一个特点是规模不大，人员不多，不是高楼大厦，确做出了深入的科研成果，值得经费不多的第三世界科研单位借鉴。在国外虽只短短3个星期，我们都感到收获不少。我们也展现出第三世界泱泱大国的风度，与国外学人交流漫谈。经十年动乱后，我们对国外科研形势并不生疏，也有自己的特点，也能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，从而建立了与国外单位的联系与友谊。

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间，老池和我都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，因而经常一起去政协开会和学习，或到一些单位参观考察。这样，我们对祖国的形势发展和中央的政策知情，并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与其他委员交流讨论。之后，

因年龄原因，我们又一起自政协委员退下，参加政协之友社，继续有学习讨论的机会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已进入老年。回顾几十年在药物所共度的岁月，正是药物所兴旺发展的时期。我们初进所时，药物所只是数十人的科研机构，实验室也没有几间，却随着岁月而从小变大，今天在张江已是国际闻名的药学科研基地，年轻的一代已经崛起，创建了辉煌的成果，令晚年的我们欣慰不已，因而祝愿老池健康长寿，以便期待药物所更大的发展！